

蔣公蒞川記

羅才榮

在中國近代歷史的紀錄裡，民國三十八年，

是最艱辛，最動亂，對革命前途，最有關鍵的一年。這一年，中共的叛亂活動，已向支持抗戰八年勝利的基地——四川——進迫。

記得當日本投降那一天，我正在陪都重慶聚子嵐壙半雅亭吃晚飯，突然山城響起一片鞭炮的聲音，不斷的人潮，在一鉤新月下湧向街頭。盟軍不會中國話，只好用手臂舉成V字形，表示勝利；翹起大姆指，頌揚中國人「了不起」。

接着就是陪都數十萬人的勝利大遊行，我是遊行總指揮。目送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介石偕代理參謀總長程某，乘吉普車微笑舉手，檢閱街旁成千上萬的民衆隊伍。

再接着就是國民政府勝利還都，在軍委會大禮堂舉行典禮。

會場佈置得莊嚴肅穆，四週懸掛着紅藍白三色的彩帶，主席和夫人的受禮臺前，用燈光劃出V字形，並在燈光中嵌「凱旋」兩個字，第一次在禮堂中飄揚着重慶市的市旗。

國民政府主席蔣公對我們大家說話：

「今天是政府遷都重慶八年以來，最值得紀

念的一天。

「政府在抗戰艱難危急的時期，遷都重慶，經過長期艱苦的奮鬥，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本席生長在浙江，從事革命於廣東，自十三歲離鄉以後，即無一地連住八年之久如在重慶，所以重慶實為本席的第二家鄉。」

「願我重慶的同胞，與個人的情感，因別離而日增，因日久而愈篤。」

「在抗戰期間殉職，殉難的寡婦孤兒，本席離渝後，勢難照顧，尤望各士紳同志，協助政府，妥為教養」。

我一句一句的聽來，好像一股溫馨的暖流，浸潤着我的心情，有惜別的情懷，亦有興奮的鼓舞。而今蔣公慈祥的音容，還留在我的腦際。

市議會議長，代表百萬市民致頌詞。

是一篇駢四體六的文章，讀起來搖頭晃腦，音節的節奏，超出了字義的解釋，不過最後幾句

，真說出了市民的心聲：

「鴻澤永懷，等江河之浩浩；驪歌載唱，正楊柳之依依，求冀旌節常臨。瞻憊再駐……。」

真的，重慶市民，真盼望主席回來。

還都後經過一段時間，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蘆山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公在官邸召宴四川

重慶兩支團部負責人，我亦在座。那天，唯一的主菜，是梅乾菜燒肉，我並未吃飽。乃向蔣公提出了重慶市民，歡迎他回四川去的願望。蔣公微笑着說：「我很想回重慶去看看大家」，同時，蔣公還問我：「黃山官邸的花木長得如何？」

我們真是萬分的盼望，蔣公能在日理萬機之間，以休假巡視的機會，再來四川。但未想到，他回四川，不但不是休假，而是以總裁在野之身，不能不負起更艱難處理國家的事務。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四個月內，蔣公到了四川兩次，蔣公這兩次蒞臨四川，真可說是和四川同胞共最後的患難。

第一次是八月廿日，蔣公自廣州飛來重慶，發表談話：

「抗戰期間，余居處重慶至八年之久，今日舊地重遊，儼如還我故鄉，感慨之深，不能自己。」

「重慶為戰時首都，軍事之推進，以及戰後

復興之規劃皆在於此，對抗戰勝利，所付代價之巨，對戰後建設期望之殷，此間人士，見聞最切……」

蔣公到了重慶，靜居林園，召見了西南黨政軍負責同志，研究反共的方案。重慶市民，在八月三十日，對蔣公盛大歡迎，歡迎的形式，打破一般習慣，不集中在一地舉行，而是每條街分段設置香案、張燈結綵，鳴炮，敲鑼，這種形式，雖然有一點封建色彩，但充分流露出效忠領袖的熱忱。

九月二日，正是抗戰勝利紀念的前夕，市中西區突然失火，延燒十分迅速，一時朝天門，陝西街一帶精華地區，均成灰燼。

第二天，捕獲了毛共地下縱火份子楊繼曾、張子杏兩人，處以極刑，舉行火灾救濟會議，蔣公派經國先生前來參加會議，代表中央黨部，捐款五萬元。

九月五日，在西南長官公署，約集重慶黨政軍三方面的人士餐敘時說：

「中正與我重慶一般同志和朋友，一別四年，今天得再相見，衷心十分快慰……」

接着，蔣公表示對火灾善後工作的關懷，並提出告慰重慶同胞的是：

「一息尚存，決不放棄革命的責任，決定以抗戰時間同樣的精神，與重慶及西南愛國的同胞，為國家獨立，民族復興，人民自由，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

當時我亦在座，聽着蔣公堅決，明朗的聲音，雖然感到國家的前途艱難，但亦充滿希望和信

心。

九月十二日，蔣公飛到成都，駐節三日，又飛回重慶。在成都對四川的中央民意代表，各黨派人士……等茶會表示：

「中正自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中間經過八年抗戰，與我四川同胞，有十餘年的交情。」

「八年抗戰，四川貢獻之大，為中正所銘感……」

「以四川天時地利的條件，能組織運用，充分發揮，一切敵人，沒有不被我們擊倒的。」

「古人說：天下已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現在要反轉來說：「天下已亂蜀未亂，天下未定蜀先定……」

成都的羣衆，也和重慶的羣衆一樣，以同樣的熱烈方式歡迎蔣公。

蔣公在成都的時候，突逢大雨，市區成了澤國，他老人家冒雨巡視，並指示市政當局，注意改善防洪。

蔣公到了重慶，發表為黨的改造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同志、研究改造方案，以新精神、新風氣、新組織，與共匪奮鬥到底，為本黨（中國國民黨）光輝歷史，開啓了新的階段。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蔣公由黃山官邸，回到林園，中途在九二火災的現場巡視，表情沉重。然後飛昆明，回到臺灣，當我目送蔣公的坐機穿入雲層的時候，帶走的是一顆崇敬的心，沒有帶走的是留給我們的反共信念。

整個時局發展，依然十分險惡，政府再遷重慶，但西南反共基地，內部問題亦多。李宗仁飛

返廣西，聲言非蔣公回到重慶他不回來，黨政負

責同志閻錫山、張羣、于右任、陳立夫、朱家驥……等，都紛紛去電請求蔣公回重慶主持國家大計。

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蔣公又自臺北飛重慶，這是三個月內，第二次蒞川，與四川同胞共患難。

蔣公抵渝後，即電李宗仁：

「奉電來渝，共扶危局，昨聞貴陽危急，川東告緊，已於本日來渝，望兄即行返渝」。

又電白崇禧：

「望德鄰即日飛渝，策劃全局，請兄力摧魔駕」。

李宗仁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不但回重慶，反放棄國家的責任，飛香港轉美國，於是蔣公又負起挽救國家最後一段命運的責任。

在重慶，蔣公在林園召集各方黨政軍負責同志，指示機宜，主持會議。

戰局依然逆轉，共軍已近迫重慶，中央政府遷往成都。十一月二十八日，蔣公巡視重慶市區，直到八年抗戰期間指揮作戰的軍委會巡視，人員早已撤退，房屋空空。蔣公到他的辦公室，叫經國先生和他同唱國歌，並將辦公室牆上的國旗，地圖取下，再回林園。

我當時同負責重慶保衛作戰的楊森將軍，同在渝舍指揮作戰。下午，南岸彭斌師長告急了，不能支持，希望供應渡河船隻，撤離南岸，楊森將軍在電話上，一面鼓勵，一面制止，彭斌抗命，還是紛紛退回市區。入夜，江津、涪陵均有

電報來告，匪正徵用船隻，準備渡江，分析戰況，似將對重慶採鉗形攻勢。我即建議楊將軍，將目前戰況發展報告蔣公，時已深夜，電話由經國先生接聽。到此最後關頭，蔣公才離開林園，其時市區電力已停，一片漆黑，炮聲隆隆，爆炸聲此起彼落，火光沖天。蔣公曾電告負爆破責任的單位，山洞橋要等楊森將軍的車過後再行炸燬，以阻延匪軍進展。

我們已知道蔣公抵白市驛機場，登上專機，才分次撤退。

我到了成都，市區已遍佈木柵，四川軍人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等正謀算攏。蔣公仍在軍校官邸，召見軍事將領胡宗南等，組織游擊隊，有計劃的撤退各省市黨務負責工作同志，中央民意代表，友黨人士。同時，中央政府決定以黃金壹萬壹千五百兩，收回銀元券，免四川民

衆遭受損失，並放棄在西南組織戰鬥內閣的決定，遷來臺灣。
我就是蔣公核定黨工同志撤退名單中的一個，於十二月六日，由成都飛往海口。
蔣公在佈署完成，才俯允同志的懇求，於十日離開成都。這一段歷史，現在追憶起來，真是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蔣公的生命光輝，正是編織這一段歷史的精神經緯。

萬墨林著 涵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闊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奇聞。伍拾元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貞。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